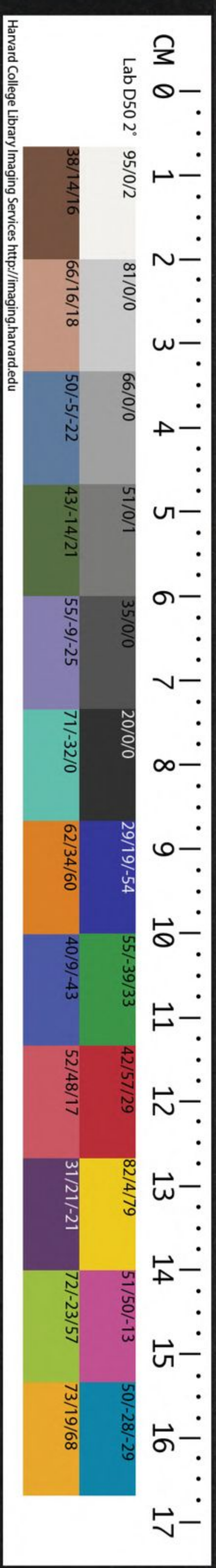


T2720/2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0



倅賢高道方技方外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俘賢記

蔡子英

伯顏子中

簡祖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既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械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跪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置之外舍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退
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字內蠻夷狄
戎無不賓貢臣猥以游魂假息岷山澤被執道亡
久煩踪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萬乘之尊垂
憫匹夫之志憐其所苦賜之解推許以名級臣非犬
馬豈敢忘恩自惟學本草布造懼亂離操戈行伍智
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十有五年魏
無尺寸可荅國士國家板蕩又復失節更何面目班
冕陪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焉不正之人
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強器械大利府

庫大充實金城湯池大堅固興學以爲養明倫以爲
教褒節以爲風獎忠以爲勸天下之士鵠起麋興臣
之一人何足有無若以無義俘囚厠維新之朝班賢
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爲示於聖子神孫
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蠋閉門自縊李帶闔室受屠非
惡生全樂死亡也所以求仁處義而成名於勇也臣
被獲以來追咎無勇今日獨有不仕稍可塞心陛下
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炎邊使終蒿里死雖死瘴感
恩已極若以威加海內必伸匹夫之誅則臣仰止古
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覽奏而重之命館之儀

名山藏 卷之 二
曹一夜大哭不休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勅送子英塞北去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再仕爲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司顛破爲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間道入福建陳友定辟爲員外郎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吏部持節發廣西何真兵掠閩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數微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子中曰吾已無身匿遊州郡買鳩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坐大辟論江西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上上束帛徵之使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爲歌七章飲鳩而亡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鄉里廖永忠旣下廣東徵祖英赴闕上宴勞之賚以纁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名山集 卷之三
三
簡
侍長冀用世以報昊天向食元祿爲何真參佐適值
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囚拘臣媿趙苞不能卽死茲遇聖朝率土普天維昔
狗鼠血鉄膏鑽臣母得以生還臣卽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羗烏再效臣雖九死其
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也而臣
俛顧慙慙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瑕釁已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
拭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
海人高彬者故爲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爲
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郎曰右俘賢三人不列於元史幾佚其名太祖出而
全之抑何大也而風示遠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喬遠不譔

高道記

士固有以自好者。狂歌草澤之中。蓬累茨茅之蹊。棄纓冕而混羊豕。甘葵藿而佩蘅夷。或有沈洋猖狂。或有委蛇支離。要皆偶於道而不入於邪。袞其華采。見於言辭。而聲光著於世。亦能使當世之士。跂嚮而從之。以是知狂簡之成。斐德義之游。囂文章之芳潤。而山林之致遠也。

陶宗儀

楊維禎

楊基高啓張羽徐賁

合傳

徐舫

王冕

宋

葉子奇

虞原璩

陳海雍

沈周

伍雲

孫一元

張詩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黃省曾

都穆

許相卿

高濂

傅汝舟

孫宜

盧柟

宋海翁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

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

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

聘不就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漑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為詩撫

掌大噓人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

宗儀所著有說

郭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漢楊震之後也元末擢進士

仕不信其志棄官歸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毗

陵聞雲中雲閒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陟太湖南

泝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極海登小金山冠

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吹鐵笛九竅應律聲絕人世

好事者多載酒維禎所幸聞吹笛維禎為一弄便臥

遣客客或不去更臥而吹自如嘗對客曰笛有君山

名山勝處想見古人風節曠邁人莫測焉始張士誠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太祖在軍中聞而甚高其義及
卽位被命至京師年七十餘矣作老婦謠以見意上
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作移拄頰樓中曰吾欲
觀化一巡起自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
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且久遂泊然逝似
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步履聲相接與永嘉李孝先
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岷陽顧瑛爲詩文友與釋臻

釋現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
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更詩五十卷藏于鐵
崖山始維禎父奇維禎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維禎
在樓輓轡傳食讀書其中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宋
濂稱鐵崖先生起浙河之間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
其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震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
蕩凌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鐵筆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
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令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
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役鍾官卒啓字季迪
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
擢翰林編脩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
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
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
間意張士誠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
還橐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
南以征洮岷乏軍興論死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旣應
舉棄去之學爲詩人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切礪
而詩道益昌返築室江臯日苦吟天雨雪終日釣江
上不去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同赴召買舟泝桐江而
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江濱揖基
而笑且以語侵之遂登舟與三人歡飲別
王冕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
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何

不聽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
映長明燈朗讀至旦魔乂土偶獰惡可怖恬若無覩
安陽韓性錄爲弟子遂成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
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
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
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之登元末屢應進士舉
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
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慷慨天大雪
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
便欲僊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曳地袍翩翩行兩
袂軒翥人皆笑斥爲狂奴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
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歸携
妻孥隱九里山倣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曰
卽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旣取婺遣胡
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
我能爲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之策
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悅寘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
卒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
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遨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焚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辱士類名克飲或勸克勿往曰酣人也克卽往坐上坐爲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爲壽克伉直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初爲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今古詭德匿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况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漫瀆夷戎希乏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得荒兵菑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名山雜 卷之 六
虞原璩字叔囿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
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
時時乘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
荅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
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
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蔬韭
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季德基亦以善書
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
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

陳海雍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受學於吳與
弼嘗以周易質疑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
章歸如言往謁適海雍簞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
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欣服去旣去語兒輩曰吳君非
知我者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
貞吉並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
格潔脩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
蘇子瞻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遒勁奇崛其
畫得之於天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
意態橫生畫成自標題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

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
至其含弘仁恕寬然長者也隣有失物誤指周家物
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既得物返周家物周曰
非公物耶笑而納之嘗購得古書一部殊費價直客
來睇視之曰吾書也示我所從來將往質焉周問驗
其書果是客書舉而還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噍
呵售者至其直氣倔强又復無如弘治中科道官龐
泮等以言武崗知州劉遜事有旨下錦衣獄者六十
餘人臺部封事無人收納吏部尚書屠瀟請以他官
代之既得旨詹事楊守陞致劄於瀟言科道下獄公

卽當抗疏請貸如何但請他官代收章奏周讀之而
作詩云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
默而恭卿相曷其然出納代天工宮詹此劄子責善
太宰公辭嚴氣則直讀之聲泚泚韓論及歐書異代
而合縱既可扶國是抑竭朋友忠百年無此言友道
從而隆朝廷罰臺給株連班直空宰公乞攝曠奏上
何恩恩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迎逢急彼故緩此意外
有牢籠人情鄙茲疏詆訕紛兇兇臺爲風紀御給本
絲綸總朝廷托耳目立法繇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
望乃崇愆忒以之律邪佞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

如水壅士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指沮失騫謬使
抱暗聾天王本聖明人實股肱信之如著龜可以
定吉凶慨慷能行義日無優容難解者彭王喜怒
注宸衷程罪終見釋鉞倖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
三尺童豈宰顧不諒而弗及童蒙朝廷行是罰名以
懲不供因攝以寓援何不鑑觸龍乞醬或得酒求魚
庶離鴻言患不至此何患聽弗聰所惜在諫垣兩挫
一歲中歲來其媿媿履霜愴凌凍不可視朝廷長有
拒諫風鳳鳥吝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為群諫地自樹
弼亮功其日舉傳奉逮諫適相同奏名六十員珂馬

耀長衝胥靡共趨走俛默不敢顯觀者謂不祥道議
起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
悲人窮不鳴豈瓦雞不應豈木鍾豈待七年發救焚
必征徂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緘封令人思三原當此
熱心胸陳乞唯恐後剴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
無畱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嘗作題松卷詩老
夫平生負直氣欲一發洩百不遂隱居只作木強人
設仕亦為強項吏白頭突兀尚不平托之水墨見一
二豪來寫松三百株一一長身拔於地只嫌紙短手
跼縮腕閒風雨生蒼翠讀其詩其人可見也

周維傳
周屏跡

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舟闕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卽貶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厚善而王恕彭韶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籍畫史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母驚老母旦夕畫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謁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役義也豈爲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爲少宰太守舍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寬具語周平生太守曰可奈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返徧謫吏卒吏卒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廨而先詣沈先生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旣與陳獻

章游痛革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

南有大江自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

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

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

大也後卽所居北巖爲巖亭杜門息交閨寂幽坐別

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篤孝

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

恭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

而生而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束

髮入太白山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

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
 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
 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
 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僂晚居湖州乃嬰昏娶與
 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茗溪五
 隱其詩悲壯激發而澤於冲和年三十餘卒湖州道
 場山中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慮囚畿內至活萬六千有奇進郎中出知紹興不謁辭劉瑾之官五月郡大治瑾銜之撫他事除名為氓紹興人立小劉祠以繼劉寵麟罷官無以為家泊舟湖州一富人門富人善望氣曰吾門今日當有賢人至令人守之入暮麟從舟中起步富人門其衣巾若醫士然門者告富人富人走出延之具知其平生遂畱止之時值歲大侵

斗米百錢家有饑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歸安陸崑來相慰藉吳子琬施子侃慕麟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關中孫太初方僑居談說玄理詫相見晚會龍子霓亦至遂結社為湖南五隱瑾敗起知西安府歷雲南按察使請告嘉靖初起太僕寺卿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相楊廷和過麟門見其雙藤倚戶飄香載道問曰此內為誰曰劉卿也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久之為工部尚書請作節慎庫久之致仕會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閒住麟好樓居寡力自營請文徵明為繪神樓圖寓意吳興人尊之曰南坦先生南坦麟所居處也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業于呂柟繼學

詩文于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凡入試詩

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為詩

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豪俊交

遊倡和重于都下枿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之
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
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梓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梓
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楚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
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
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
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
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
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也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
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書放勁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徐有貞外甥也生而右手指
枝因自號枝指生以舉人授興寧令稍遷應天府通
判亡何乞歸爲人簡易不拘押時時游伶酒間然默
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遊心玄閬或
當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有若泉湧其書出入晉
魏晚益奇縱爲國朝第一所得官俸及四方餉遺輒
名所善客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
錢逋責盈門訶諍滿路殊不顧問與允明同時同邑
者有桑悅楊循吉悅狂生也以孟軻自况論文曰今

天下文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持刺謁其部使者曰江南才人桑悅年十九舉於鄉試禮部爲尚書丘濬所知垂老佐郡不脩下官禮多任誕常自誦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遭然悅爲文卑靡其於學博耳循吉字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復除原官多病好讀書開卷至得意起蹕掉不休人呼顛主事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曰郎病已復病耶不可有致仕耳循吉曰何難致仕卽自劾罷時年三十餘耳歸益亡復問外事踪跡益詭怪寡合久之老且貧無聊賴伶人臧賢見幸武宗上一

日問誰爲善詞者賢與循吉有故言循吉於上詔起之循吉冠武人冠韎韜戎錦出旣見上不授循吉官有所幸燕令應制爲新聲稱旨受賞賞亡異伶伍間謂曰能爲伶長乎循吉愧且悔自乞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卒窮老死

唐寅初字伯虎更字曰子畏吳人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祝允明貽之書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子畏少加閱肆可久乃大寅一意望古豪傑意無一世輒飲酒攜小妓吹洞簫旣補弟子員不能斤斤博士家語著悵悵

擁鼻二詩廣志昭恤二賦演連珠數十首跌宕自喜
每會心處則般礴羸遊丹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靡
不研解吳中諸公稱爲才子寅亦自雄負以司馬長
蘇自况成化中試應天府第一明年往會試時傍郡
有富人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旣入試有仇富
人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程敏政有私寄請并連寅
詔勅禮闈令敏政不得閱卷亟捕富人子及寅付獄
逮敏政出同訊富人子旣承寅亦斥爲椽繇此放浪
遠遊扁舟獨邁寧王宸濠聞其名聘之寅佯狂箕踞
漫罵其穢跡宸濠放之歸寅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

泛無常態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倣
白傳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迫唐宋名匠晚歸
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寅里中生有張靈者與寅善
靈善畫竹石每使酒作狂爲諸生以古文辭見黜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曰徵仲長洲人文天祥
之後也父林爲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
從游莊杲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爲人廉靜
靖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
何以爲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襤衫曰何綻
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

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子登第矣吾為子通之徵
 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
 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為賻固謝
 不受溫吏士謂文氏父子皆能廉脩故郤金亭以林
 配前守何文淵徵明初游郡學時學官以嚴厲束諸
 生辯色而入張燈乃散既日長諸生皆飲噓嘯歌壺
 奕消晷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為率書遂大
 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
 采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
 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

篆見徵明八分詫為並美畫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
 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
 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授翰林
 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孚敬謀
 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
 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
 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
 見為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

寧庶人貽書徵明使
者及門徵明辭病亟

卧不見金幣一無所受亦無所報周王以古鼎古鏡
 徽王以金寶瓶他珍寶直數百鎰為贄使者曰先王
 第一格謝之王慕先生無所求也徵明曰王賜也落
 之而後辭不恭竟弗格倭夷謁贄徵明服緋坐受其

拜於庭曰示中國體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

人珍寶填溢不能博其一赫蹏獨貧書生與其故人

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徵明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穀祥喜繪事點

染花卉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葉亦有生色書法倣李北海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

天球而其二子彭若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嘉字

休承仕州學正生平恬澹可親座客常滿年九十方為人作楷書已擲筆

逝吳中與徵明同時同業者有周臣謝時臣陳淳仇

英朱貞孚而陳淳書畫兼美淳子栝亦肖其父業貞

孚為景寧教諭後來吳中又有魯治陸治錢穀治善

花卉翎毛穀精山水松石小景更得神趣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為入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

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醞藉自將少受學於

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川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

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

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

履約並有時名其後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

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

也羽字九達為文奧雅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

名山藏 卷之
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
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
媿死矣

黃省曾吳人爲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
適一家虛極旣開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
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喬宇爲南兵部尚書邀
往金陵乞纂遊山記草成宇曰令某爲之十年難此
王守仁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省曾執贄道席晨
參暮斂每班坐請疑問至卽荅無不圓中厥後湛若
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磬欵之下恍增智穎王湛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飾幾墮參商二門所爭譬
之蕉鹿因其敖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
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瀟本崑崙湛公如派達
萬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
思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組綬亦愛
賓屨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
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所積
萬卷皆折貲捐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常以爲恨每
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舊若李夢陽康海王
廷相楊一清霍韜輩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名山藏 卷之
隱顯請交約略二千餘人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
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収聲所居環以奇卉
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仕禮部郎中簿書吏事不協于
情年五十餘卽棄官歸加太僕少卿致仕一時士大
夫見穆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交歎穆賢家居
絕跡公府寢臥圖籍放意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
餘年嘉靖初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亡何卒正嘉
間海內士大夫好爲山水遊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
台則蔡潮巨源而姑蘇則都穆玄敬三子者又皆善

大書嘉勒創名紀跡人以比之謝靈運柳子厚

蔡潮嘗爲

貴州參議平清平苗香爐
之亂歷官河南左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
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
道與時違恒切幽憤世宗卽位連疏五六指陳時弊
排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爲終老計
久之中外交薦名禮科給事中力辭不起舊游仕者
過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圃事間有索京師故
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璫夏言相繼
當事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

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是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去矣領子一尊聊酣予意竟不荅書後遂無薦者家居數歲以娛親爲務父歿葬海鹽縣之金井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籍焉因自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滢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園叟相與班荆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混沌自詫奇絕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焉相卿候於翠微落照返射千峯皆紫有潯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日來晤中秋汎月澈湖酣笑達旦至其狷介迂俗時有背詬怒若罔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高澥字宗呂侯官人父鑑正德中爲清遠教諭邑人吳鏘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陟其巔涉其涯也澥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卽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鬚僊繇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鄉有宋子者與澥善瘡一歲弗愈一日澥造問之宋

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澱
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
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
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
瘡遂就差時人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僊筆
傳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
縣人方顙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
姒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雅秦
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黯環奇處至不可解與
高澱齊名閩人諺曰高垂腹傳脫粟言斷斷中歌曲

中歲好神僊方外學增損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
不問生產澱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
劉一企治竹筐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
炊食畱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
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斂
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僊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
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
晦永春人有顏廷桀莆人余翔廷桀仕岷府長史翔
仕全椒知縣皆善爲詩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父繼芳仕提學副使師事何景

明以景明故得盡交海內諸公諸公過繼芳輒出宜試之相與嘉歎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中舉于鄉久之試京師聞繼芳計哭泣過哀臥病者三年旣愈遂不復就試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及遁言十七篇以見志人呼之進士不應呼漁人則應之每酒酣謹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遺世如是者十餘年尚書霍韜欲薦之固辭年五十卒所著有洞庭漁人集五十卷他雜書稱是

盧柟字次梗濬人自號浮丘山人入貲爲國學生好吟詩詩爲漢魏古風每大醉狂歌滾滾溢出一日自失學歸過申考功之廬大哭申問故對曰今天下獨一盧柟奈何不哭申笑而飲之酒試赤驢賦援筆立就申大奇之濬令某者刻深人也陽浮慕柟柟跣而出見令他日令從容語且過公柟歸翁媪治饌夜至旦旦則令不來日昃乃至柟徐攝衣出曰以爲明府見鄙夷夫妻斗酒相勞醉矣不能具賓主請以異日令大恚去有讒柟於令者曰是嘗見令君文笑且唾能具賓主耶令益怒亡何柟干掇其役夫以爲盜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復加榜焉頃之役夫壓牆死去其榜旬日矣令曰喏纍能復倨見我耶誣柟抵

名山藏 卷之
坐上獄臺府報可無敢訟言桫者桫居獄著幽鞠放
招賦以自廣亡何桫父爲盜所逼死盜又燒桫廬令
知桫苦乃稍寬桫時時從獄中假手授簡予之酒食
洗沐而布衣謝榛遊京師攜桫賦頌桫寃諸公間後
爲濬令者陸光祖乃始解脫桫桫爲九驗以謝此時
謝榛游趙王府中桫走訪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召見
賜金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桫各自爲得意桫醉故態
復發罵其坐人人掩耳走桫亦不自得罷而最後
王世貞治獄三輔名與游

宋海翁名登春趙郡新河人其先世治農饒資用至
登春少孤亡嘗省家貧落嗜酒慕俠能挽弓馳騎通
習詩畫里中日爲狂生亡繇知名會一歲間妻子女
五人相繼死遂囊書遠游至博陵有所善客舍之二
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入兗州
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中者三年又去而浮淮海
揚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
涉吳會訪錢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
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太原逆
旅人視海翁垢敝蔑如也會旁舍賈請詩若書海翁
信手應之旁舍賈爲海翁製鮮好衣數襲海翁拜受

而謝之轉投其逆旅人已繇棧道入西川遊峨眉溯巴衡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迂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憇禹州題詩酒肆中禹州有党中丞得其詩致之家復自宛涉襄過京山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曝之衢唐氏主人異海翁所爲要之主其家一歲爲刻其詩傳荆鄂間轉江陵登王粲樓讀粲賦有終焉之志依其兄子鯨耕於天鵞池之石田自號鵞池生而吳人徐學謨爲荆州守禮重之始海翁嘗至江陵矣遼王奇之名謁之便殿語不合一夕逃去去數歲至是復來後數年守廢家居海翁自江陵數千里

行乞訪守吳人謂守客遠來爭勞苦海翁海翁乃一無所謝去之二年遼王坐不法而海翁獨不及於禍隆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一瓢道人同客兗州同知龔中所一瓢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裘蓬跣擔筑竹掛一瓢行澧中有時鮮絳衣高鞞危帽從人假騶馬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海翁以詩以酒以畫與道人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遊戲風雨晦冥臨畫銜衣羸裸槃礴起舞瞑目一呼信手塗成署其尾曰牛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顧我之爲牛唯舜能耕之耳澧中華陽王爲道人改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爲我營

黃腸必速之既成坐其中令人舁之出郭而遂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技記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袁忠徹竝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名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名忠徹對如之上竝械二人以待不驗死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率精兵斫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

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虜酋來
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
征仲和老矣學士曹鼎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
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薇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
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郕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土木旣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
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
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
請返衛士返妻與妾閨或問仲和公曷知之曰彼時
鬪鵲在屋上也

右推步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夢人授之書曰讀
吾書可衣緋不止衣綠他日拾得一書於道視之青
烏家言也玩讀久之乃以地理聞嘗爲禹州同知漢
庶人購求之不應曰須詔旨乃以府尹名聞會成祖
方有事壽陵曰吾政求此人遂召入爲定陵地陵前
有小阜勸上去之上曰何者曰恐妨皇嗣上問無後
乎曰恐偏出耳上曰偏出何害遂不復去後累世皆
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右相地

全寅

張崙

全寅安邑人瞽而聰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英宗北狩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是謂乾之異乾君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壬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面故曰大

吉既也先入寇寅在石亨幕下召之筮曰吉虜無能為也踰年也先欲奉英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虜送我不迎如夷狄何英宗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妄言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筮寅筮曰叱咤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乃解英宗復辟誅忠授寅官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通卜筮星曆諸書論祿命多奇驗寧庶人作亂浙江鎮守太監畢真謀為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得解之彖斂積賀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浙中備供帳

名山藏 卷之 三
甚亟布政使徐蕃命崙筮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也離應南面駕其來夫崙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位茲應返也主上至尊人安得同之爻曰號咷後笑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悉如其言

右卜筮

金鬼谷

郭脩翰

金鬼谷吳人與富商談命肆中適貧人負薪至曰我命亦爾何獨貧鬼谷曰君如欲富不在家也當於南方千里之外負薪者歸告母母曰有姊在閩盍往求之負薪者走入閩訪姊顧姊亦甚貧夜宿之空鄰舍

但宿鄰舍者必見鬼物亦且死舍是以空姊無所宿弟使暫就之及寢見鬼物入穴中掘之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遂取以歸以金鼓報鬼谷人稱鬼谷術曰金鼓金

郭脩翰吉永豐人其父僑寓興寧縣而生脩翰童子時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衆咻之母老盲廢脩翰曰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讀書賣卜于市得錢供母而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返詰之曰粽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岳以司

名山藏 卷之 四
馬入名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大用曰方伯得遷必中丞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修翰術以薦于丘叅政民範乃言其旬日必死民範怒欲加脩翰罪以出陸薦姑遣人羈守之如期不驗當箠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同自惜不第恒嗟卑修翰曰公一歲入名再歲按察提刑矣果如其言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夫羅俶往問之脩翰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日修翰以六日

右星命

黃廷新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賊圍繇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兵事廷新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子門子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爌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爌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廷新取二竹葉一挿鬢一以授

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旁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踞露臺下懷龍眼三爇亦不之見迨吉時出龍眼擲爇前爇乃見之告爇云一百二十日當乃可獲爇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子置炭七枚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第往無禍也吾則不往期未耳及期廷新走獲得之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覆盤殮使射之廷新一一中鄰居道人爲人設醮歸廷新謂其鄉人往候之潛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曰黃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頽然牀簣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壻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不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右遁甲

袁 珙

子忠徹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

名山齋 卷之六
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
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綵縷使隔窓映月辨別
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二鼓或五鼓燃
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
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人占必先察其心
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
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鄞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
寺曰公非直名縉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
邸密言珙燕王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徹

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
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
王起入宮召珙曰間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
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皴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
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臍必爲蒼生真主坐
致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珙遇列較散卒往往許
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卽位召入見官
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序班賜賚甚厚旣營北京父子
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
相仁宗曰人主也使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

而忠徹初在燕王府中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工部侍郎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僉事耿欒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左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虜所言皆驗仁宗爲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卽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正宣廟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及其他游諸公間往往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徹外

雖如父內險陂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忠徹道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週抱出求相忠徹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戲耳子長凶狠坐大辟

入南濠徐家生子方三日聞啼聲曰強寇也徐怒幾捶之子長以探丸論死

鄞人有爲忠徹友之僕者美且慧忠徹相之以爲不利主人使逐之友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僕去無歸往來寄食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

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命薄至是奄有此物天益不容矣守之待旦則一婦人掩涕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繫獄當死某指揮者治之吾變家產貸親鄰得黃白若干將以獻指揮今失之夫死矣僕使舉其枚數合遂以遺之婦欲分僕金不受以遺指揮夫得出既出徧語僕於人指揮聞而異焉致之育于家指揮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指揮致仕僕以子襲職歸拜故主故主歎曰袁君之術如此踈也留遲袁至使服故服捧茶出忠徹驚起曰故某人邪何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忠徹笑曰君無戲我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嘗行善事乎

寧波衛人盛琦少役劉指揮家忠徹過劉盛執扇旁立忠徹謂劉曰善視之進士知縣也琦後登進士仕無錫知縣

安州知州楊集髻亂時其父命過隣家黃氏時方黎明忠徹聞集呼門聲招與語集懼不應急叩門入因立候之集出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忠徹注目良久問姓氏旁人曰楊姓忠徹曰惜哉吾聞

名山齋 卷之九
聲而俟之以爲大貴也。今其貌則非大貴人也。然亦當得五品。旣指黃式曰七品也。皆驗。

右人相

倪維德

戴原禮

盛寅

蔣用文

周漢卿

汪機

蕭氏

葛林

陶華

吳傑

道人

李玉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旣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

仁厚。但來謁者。亡論貧富。有一寡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治眼一書。不備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用甲。渠者曰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援於死生也。是曰缺

義一身也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
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
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
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
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
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
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
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効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上使
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
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
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視之
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卽復作不可治久
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
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漸當其少
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
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爲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
訣

名山藏 卷之三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爲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耶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俟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暘故從賓學古文詞旣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爲縣醫官尋與吳江人梅某竝坐事逮入南京旣至駕幸北京矣坐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盜人家廟髡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拽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筭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予所

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寅方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上養黑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爲上怒與猿銀鐺之無何猿死上益重寅術一日雪霽與叔暘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上論所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宜瑞不宜多叔暘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暘奕御醫房上猝至命終奕而觀之寅連勝三

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仁宗在東宮張
皇后爲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衆醫謂胎也上使
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
有此人不可令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
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
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痊否妃服寅藥血大下
疾遂平當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
既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爲東宮
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日上示之意則未解大恐以
謀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仁宗卽
位寅求爲南太醫院以自遠宣宗卽位召入甚信用
之賜爲醫狀元今兩京太醫院並祀寅寅有弟宏亦
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
侍仁宗隨事獻規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
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以是
緩效時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仁宗賜
之第固辭傲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問之曰卿
卽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

名山藏 卷之五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昏漢卿笑不
荅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爲之翻睛刮翳歟然辨五色武
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竅中俄吐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
氏婦有姪歷十四月不產疔瘡且黑漢卿診之曰中
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病僂行
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
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
留行長山徐媪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羸裸奔走或

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
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瀝
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藝家人趣治木矣漢卿
爲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
於越楊翁頂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
凡疣破血不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
氏子腹有凹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漢
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濃隨
針射出其迸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溢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
 機為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
 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
 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
 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
 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癩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效
 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日故日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
 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
 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
 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
 有吳人葛乾孫為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瑛為顛顛
 醫嘉靖中吳人薛已為外科醫皆有名葛乾孫字可久薺力絕倫
 擊刺戰陣百家眾板靡不精究及長折節讀書傳藥
 書坊論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二論十藥神書勇力
 之士爭言其長於武縫掖之士爭言
 其長於文方論之士爭言其長於醫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
 良厚久久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

不珍重

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其婿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癩作夜分召林一匕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詣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癩膚內曰吁百日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旣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噤奈何劑也林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淒淒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烝于下其可疹乎如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

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名山藏 卷之 其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澁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効服砒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前可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而已然其爲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爲世醫至傑更博通青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脰脉主方心臟焉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上謂宗周所薦多私
與賄皆族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按名召傑一
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族醫邪因厚賜傑詰責
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上每病屬傑治治輒立
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虎衣
一上幸虎圈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銀五十兩
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愈上賜繡春刀一
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上嘗枕傑肩而臥
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上病則上進傑一官

爲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欲以
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臣幸以藥囊侍陛下敢乎
哉上南巡傑以醫諫繼之泣上怒叱曰汝不謂以藥
囊侍我者耶自是不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
見傑疾召之馳入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
還通州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
恐誅易爲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
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
之乘間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卽詭
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剗割湔洗若華粲然人不之信過岷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死不剗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傅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玉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玉矚視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劑爲末吹鼻中二三日蟲

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雙拐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澆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矚其脉曰此子癩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號曰神針李

右醫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外記^上

周顛

張君寶

張中

貝國器

冷謙

楊汝真

尹山人

王士能

張落魄

邵道人

柴道人

岳壽山

賀長

萬玉山

趙應童

羅天祐

陳昉

卓晚春

卦和尚

麻衣_始

苟僊姑

周顛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顛操一

瓢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閭簷間常趨省府
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顛僊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
南昌顛避匿不見太祖戰取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
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討蝨喫嚙不已太祖
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擁輒曰
告太平太祖厭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輒曰蝨多
蝨多太祖賜之鮮好衣脫故衣腰間有葛蒲三寸許
太祖曰何所用爲曰常服可止腹痛顛又自言入火
不熱水不溺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煨蘆薪五尺圍薪
盡火消揭視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將山僧飯

顛寺中轉肆撓競諸髡不堪月餘僧言顛與沙彌爭
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餒色賜之食
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
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肴食顛顛皆食
盡然輒哇之至太祖所賜食則饜飶也食既走候太
祖寺門太祖行以手圍地如桶曰破一桶成一桶顛
或癡或隱出口皆應太祖令軍士顛無正語若行軍
有髣髴言輒白及征漢九江問顛曰此行可哉曰可
曰友諒帝矣顛仰屋視曰非彼坐也太祖曰與我偕
行顛曰諾杖箠揮擊馬前若捷者舟至皖城不風問

之曰行風不行不風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江豚出顛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之江且與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更召與同食食已曰公能殺我乎卽去莫知所之既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頎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之洪武十六年有赤脚僧者守長安門自言匡廬深山見一老人使謁明天子爲天子十年十世太祖恐示誕於下民不納者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二年使人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太祖有疾

甚篤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周顛僊人造某饋藥陛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上服之頓爽三服乃聞有菖蒲氣醎底沉墜丹砂非人間色赤脚僧因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寺現詩可同往觀之既至見有披草衣者謁天眼尊者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顛也方今人主物色此人此人欲和今人主詩僧前乞觀之曰已染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太祖觀其詩意與顛疇昔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匡廬山無所得親紀碑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洪武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葷後入廬山天池寺脩道

張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遼

東懿州人其後寓淮之安東漢天師後也生於金世

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

一笠一衲人目為邈邈張一有手能那禪塔人目為拉塔張嘗與劉

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日行千里所噉

斗升輒盡或時瞑目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臥雪中

遊囂寂無恒處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

日不荅至論三教等書如决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

忠孝之旨君寶在金時則修煉寶鷄縣之金臺觀至

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時荷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

從之童子竊竊視空中也嘗往來柘城張毅家其後

毅曾孫徙家寶雞洪武初君寶復來寶雞與西關道

士李白雲交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問知其先世

謂朝用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後當貴善自愛

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

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真武玄帝脩真地也

君寶時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

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丘玄清居之曰南巖菴

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

名山癩 卷之 四
自結菴以奉玄帝菴前古木五株棲止其下猛獸驚

禽皆為絕跡 丘玄清富平人住持五龍宮洪武初以薦授監察御史力辭轉太常卿使從郊

祀上宿齋宮詔以雨暘之事奏對有驗 盧秋雲光化人語全真之理永樂中無疾而化 劉古泉河南

人常蒲團獨坐一夕告其友楊善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 楊善澄太行西山人 其後

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隴岷甘肅舉一小鼓遺岷人楊

氏鎗鎧奪大鏞 鎗鎧大 聲也 一夕留頌逝土民楊輒山買

棺斂之臨窆棺有展動聲發視殊活太祖晚年聞其

名四求不得後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成祖靖

難時真武玄帝屢示靈助靖難之後上感神麻為玄

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即

君寶所結三菴以分居其弟子者而自所結菴成祖

大之曰玉虛宮而前言驗矣君寶一日至京師成祖

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嗜遺通利

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

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服尋

愈上殊念之而欲求之以給事中胡濙有道氣使之

往而是時朝用為詹事主簿矣濙輒薦與偕上即官

朝用為均州知州而國子助教王達善者言淮安人

王宗道亦與君寶往來成祖召見宗道賜金冠鶴氅

亦使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 宗道字景雲一字景僊與

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旨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為也既授以導引嚙漱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得獐皮製裙汝為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汴淮陽嵩華終南太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諭之曰汝子在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元景雲子孚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人以景雲對即日遣使乘傳召見文華殿給全真牒足跡遍天下十五年再遣醫官欽等齋書香往來遣

龍虎山道士奉書曰皇帝致書張三丰足下久仰真僊渴思親承遣使名山通詣虔請真僊道超萬有體合自然朕至誠願見夙夜不忘拱候雲車惠然夙駕

毋以庸菲不副拳拳竟不得因勅正一孫碧雲建宮太和以候君寶之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初胡濙之訪君寶也入閩道泉州泉州有董伯華者褐而息於衢濙為輿中作禮云伯華者亦僊人天旱能致雲雨行市中賣雷自給書雷童子手握而放之常有雷聲也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鐵冠道人高帝十餘年時遇諸道引高帝手相之曰太平天子也但尚未毋妄動他日遇徐達達亦少輒許以王侯高帝

下南昌叅政鄧愈薦中名至入謁曰天下擾擾命世之主非公其誰帝曰吾嘗見之轉憶曰我得之矣鐵冠道人耶因爲帝望氣曰候尚未帝曰吾舉南昌兵不血刃民今其蘇乎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南昌旦夕尚當流血廬舍盡燬鐵柱僅存一殿耳亡何友諒將秦降復叛殺守琛如中言上夜坐燈花蓓蕾中遽剪之左右曰佳兆可惜中曰宜亟援南昌居三月友諒攻南昌之報至上將兵行召問之曰勿遲七月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遂解南昌圍東出鄱

陽湖以逆上師遇康郎山矢中張定邊以亥子也所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妄言縛汝水次以俟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囚往哭之乃覘知友諒果死諸軍大呼喜躍殺敵百倍敵衆大潰中狷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下數年上時時問其術上待功臣嚴徐達就見中曰君相達當王侯信矣抑達終保全乎曰公兩顴如虎當得保世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已潼關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開筭竊其書見國器在筭中吳元年與鐵冠道
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
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
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
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
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秉忠出仕爲丞相謙亦修其
儒業嘗遊雲川與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頃然効

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
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爲協
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貧就求活計謙
曰吾詣君一室有贏金二錠但取無害若過取吾與
汝皆不利因畫戶壁間一鶴守之其人叩戶戶忽自
開既入則金銀狼藉其人恣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
引室中他日內藏失金藏吏以引聞詔如引姓名捕
掠之其人曰冷謙教我遂逮謙謙被逮中途謂逮者
曰渴幸飲我瓶水與之且飲且插足瓶中身漸隱逮
者驚曰公毋然剷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

至上前上呼謙輒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誅不敢
出上怒輻瓶片片片片呼則片片應遂不知所在上
命按籍錄庫果有贏金二錠

楊汝真揚州人自幼刻苦脩全真之道遇異人授以
玄理入蜀彭縣往來苟僊楊平二觀蜀獻王敬禮之
壽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

尹繼先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鬚髻人呼尹蓬
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
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
休舍或休舍閉關臥踰月時出遊彌旬始返不飲食

人飲食之亦不辭雖多輒盡或少嚼之則深自喜也
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請告一日過員外
適從闕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還員外核問果合某
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隸召尹隸曰疇昔之夕尹觀
月大中橋兩鼻孔垂涕尺許其殆死矣夫何召御史
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矣客魏國公
所畫偃睡既寤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愕不信尹
袖中出兩洞庭橘時南都尚未有此橘也南都一貴
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疴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
曰非藥所及也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因

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于湧泉其竅也若
噓其蒸也若渥少年之惡汗淫淫徐而授之刀圭霍
然起洛陽張生有稷下之譚軒車滿戶尹垢跣走謁
生危弁上坐乞兒之尹遽坐東面稍駁刺其所注悟
真篇生曰曉叅同悟真耶尹盱衡講論玄經內典周
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
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
者精數學人令爲尹布筭精思累日始愕眙曰先天
虛一之數也非僊乎何以有此劉瑾竊政尹時譏詆
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劉瑾謂尹左道戍之
關右過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
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
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氍衣
坐臥乾麪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
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
麪麪大苦澁乃採果菽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
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頰顏銀
顛目光澄徹左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

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先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指揮朱顯因疏于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寶鑑而賜之名云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浴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爲碟打碟者打點以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爲僊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卽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搥道童背出其棗棗化爲雙蝶而去

邵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少年爭來爲道人子弟道人口不言但頤色指使道人善視病爲人視病今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鐵尺橫飯上誦呪已起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爲則趨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取人錢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尺布裹衲衲完弗取也病家飯之飯列卽滿案悉食盡有意爲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草惡食卽喜食之更爲造美食卽不食飯或雜葷物除葷便食更造不食也善飲水鄉野人爭來求觀之道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盛之悉飲盡齒間冬月則聞有嚼冰聲少頃面赭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爲日久求道人道人曰祟也若往聘某家女乎謂女陋也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云老人大驚頓首有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瘡居十餘年一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道人死矣

柴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貲有心計家饒富未嘗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至鎮江忽作書數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武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則遍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千盡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亟遣人追至武當業祝髮受戒師事李玆子矣家人歲送金布起居道人揮金囑毋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名山類
卷之
食均州州倅出觸其前騶倅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
輿惶謝道人曰自失進退何與官人也李焮子化去
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僊
適靖江王施范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
來爲何范尚須人豢耶掉頭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
轉之步履如飛范再拜目送慟哭返李焮子不知何
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食藜數合見人輒長揖曰大
造化扣之不荅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
一日遍辭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
皮張二人

岳壽山句容人風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
解人世者嘗爲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
督之甚急一夜遂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爲
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門年百歲餘矣
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
售何酒笑不荅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
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
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爲方外

友於是自號玉山後遍遊五嶽名山所至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陶鍊不噉蒜麪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諧琴擊劒蹴鞠躡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始受之不責一錢久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甍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牆

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二陶文仲嘗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其後文仲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繫瓢杖頭懸葫蘆出膏藥爲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西十里有趙姓者言其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是乎逼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卽改曰應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卽剪留寸許不旬

名山訪 卷之六
日即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溽暑中向日臥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見之襄鄧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其所某所且與之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趙神僊趙神僊中心不以爲真僊也嘉靖中徧辭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月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輕啓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語書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撤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

化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騭唯未能斷食魚之好常蓄魚待烹一日網池作膾忽聞似人言悲哀乞命昉省悟盡放之江夜夢群魚謝曰天曹知君善念掛名僊籍矣三年後於長橋踏石上昇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僊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爲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千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

草書

唐順之作小僊草書歌有瓊瑤東海黃公符蒼古太廟姬王瑒藤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厓百

鳥懶之句

當道名之輒與抗禮有所以施人時有善衣

脫銜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
往矣少時蓬跣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
子而已及長或贈之縑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
日走浴溪澗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
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
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
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
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
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烏月
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

者餘氣耳有問其郡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
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
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取八妻皆死壽百六十
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相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
門卽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選云再添米更
有二人皆驗一日遍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劫至期
可同伏菴邊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鐵器使皆散如是
者數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至
庵下百步許眩惑迷方但旋菴外日出若被拘繫齊

後山藏 卷之六 七
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
愍以善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麻衣僊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
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
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
瓶乞水得水卽雨俗謂僊姑雨

苟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
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
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
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

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咆哮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爲上
真投謁麝至姑應答如響因人施喻莫不切中叩以
未來一一神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
楚華陽王承爝以姑在境內致齋奉書遣中使三迎
之乃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
當往旣至王問道焉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脩身齊
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聞始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
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爲姑勸駕
姑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

道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聖聰
謂某至人某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公
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
大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之言
莫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僊

右僊

